

人物传记

《卜维廉小传》

第三章 投入属灵的战役

受到了丢斯布里属灵丰收的鼓舞，卜维廉和凯赛琳往东北方向推进了十英里，来到了英国北部的城市里兹（Leeds）。他们两人从一八五五年十二月直至一八五六年一月，一直住在里兹。在里兹这两个月，有八百多人登记，决志信主。

离开里兹之后，这对新婚夫妇，前往另一市镇哈利法克斯（Halifax）。对他们夫妇来说，哈利法克斯是值得怀念的地方，因为在那里，即在一八五六年三月八日，他们的长子卜邦卫（William Bramwell Booth）诞生了。维廉邦卫（William Bramwell）是从前一位传讲圣洁的属灵伟人的名字，卜维廉给长子起这个英文名字，是希望儿子将来也成为注重圣洁的传道人。

卜维廉夫妇，带着初生的婴儿卜邦卫，从哈利法克斯，来到英国中部的工业城市伯明罕（Birmingham）。在伯明罕，卜维廉开始采取在街道上传福音的方式。在聚会前一小时，抢救灵魂的战士们在街头上游行，唱诗，并呼唤人们要听福音，要解决自身的灵魂的归宿问题。到了聚会时，教堂往往挤满了人，有数百人不得其门而入。卜维廉的讲道充满圣灵的能力，许多人听了，忧伤痛哭；甚至许多冷淡退后的、挂名的基督徒都被复兴过来。

最令人感动的，是卜维廉被诺丁汉的教堂邀请去主领布道大会。七年前，一八四九年，当卜维廉离开故乡诺丁汉时，还是一个籍籍无名、穷落潦倒的失业青年，现在他已是一位杰出的布道家。

卜维廉重新来到宽街（Broad Street）的循道会教堂。七年前他曾从街头率领一群衣衫褴褛的街童坐在这间教堂第一排，却被人叫这些街童坐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。

七年后，卜维廉重临旧地，只见可容一千二百人的宽街循道会教堂，一早就爆满，教堂外还站着数百人。整个诺丁汉都震动了，甚至市长伉俪和五个儿子都要依时赴会，来听卜维廉讲道。

卜维廉在传福音工作上的果效，引起了新循道会另一位威来特牧师（P. J. Wright）的妒忌。威来特牧师抨击卜维廉采用偏激的、过火的、情绪化的手法。一八五七年春天，新循道会在诺丁汉召开年会的时候，在威来特牧师的策动下，年会以四十四票对四十票，表决通过停止卜维廉到英国各地主持布道大会。年会并通过决议委派卜维廉到哈利法克斯（Halifax）的教区去牧养那里的教会。

一八五八年春天，在新循道会的年会上，卜维廉正式被封立为牧师。新循道会年会同时决定，委派卜维廉到革斯赫（Gateshead）教区去服事那里的教会。革斯赫在英国的泰恩河（River Tyne）畔，与河的对岸的另一城市纽卡塞耳（Newcastle）相望。革斯赫是一个小市镇，人口只有五万人。

卜维廉和凯赛琳一被差派到革斯赫，就着手组织传福音聚会，他们发动弟兄姐妹，到家家户户去散发福音单张。弟兄姐妹又到街头巷尾去唱短诗，通知民众不要错过布道大会。卜维廉又拨出一整天专为到临的布道大会祷告。而在布道大会期间，安插了多次的祷告聚会。结果神把得救的人数，不断地加给革斯赫的教会。

卜维廉主持的毕士大教堂（Bethesda Chapel），虽然外表富丽堂皇；实际上多年来已荒凉退后。可容一千二百五十个座位的毕士大教堂，在卜维廉未到之前，已经剩下三十九个会友。经过了卜维廉一年的服事，会友已剧增至三百人。那时到毕士大聚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二千人，所以在走廊、走道，以及能听见卜维廉讲道的角落，处处都是人头涌涌。而卜维廉讲道的声音，既宏亮，又有能力，声音几乎到达教堂的每一个角落。

凯赛琳在祷告聚会中的祷告，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她的祷告，似乎摸着神的心意。她的祷告，似乎把内心捣出来，使许多在患难中和缺乏中的人得着安慰和滋润。凯赛琳又在每星期抽出两天，到市镇的贫民窟去探访。凯赛琳诚然是丈夫卜维廉的好同工和好助手。

没有多久，毕士大教堂成为革斯赫城中最受人谈论的地方，许多人称毕士大教堂为悔改的商店（The Converting Shop），得救的人数一直增加，复兴的浪潮从未歇息。

一八五九年秋天，有一位敬虔的、有能力的美国女布道家弗碧帕默（Phoebe Palmer），到纽卡塞耳领会。弗碧帕默也是一位作家，她的书籍在欧美都有许多信徒阅读，最有名的一本书是《圣洁和信心的方法和果效》（The Way of Holiness and Faith and Its Effects）。

当美国的女布道家弗碧帕默在纽加塞耳讲道的期间，在革斯赫附近的另一市镇巽特伦（Sunderland），有一个独立派的牧师亚瑟立斯（Rev. Arthur Augustus Rees），在讲台上公开评击弗碧帕默，说女人讲道是僭越和出头。亚瑟立斯非但在讲台上非议弗碧帕默，还印发小册子嘲笑弗碧帕默，对她进行攻击。

这本诽谤性的小册子也就落在凯赛琳手上；凯赛琳身为姐妹，认为亚瑟立斯不应该蔑视姐妹的职事，全面抹煞姐妹们作出口的功用。

一八五九年底，凯赛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《论女性讲道》（Female Teaching），公然为弗碧帕默姐妹辩护。

一八六一年底，该本小册子再版，内容稍作修改，但是论点更加尖锐和有力。她的坚定的、毫不妥协的论点，即姐妹们可以参与神的事工的每一样，在教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直接影响到后来妇女们在救世军里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卜维廉对于凯赛琳所扮演的角色，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凯赛琳非但是一个贤妻良母——这时已经生下四个孩子，凯赛琳还是教会的台柱。在平时，她已展现了她做出口的恩赐；在辅导弟兄姐妹时，她确实满有阅历和智慧。她经常采访贫穷和软弱的弟兄姐妹，知道他们悲惨的情况和实际的需要。她是一个执行者——不是空谈者；她是一个卓越的管理人员，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工作者。最要紧的是，凯赛琳敬畏神，在事奉中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是卜维廉得力的同工。

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主日，卜维廉讲完道，走下讲台的时候，突然他妻子凯赛琳拦住他。卜维廉觉得愕然，问妻子说有什么事？凯赛琳说，我要上讲台说几句话。

在惊愕中，平时声音宏亮雄壮的卜维廉，用细小的、柔弱的声音向会众说：“我亲爱的妻子希望说几句话。”当凯赛琳走上讲台，面向着会众，开始说几句后，只见台下的姐妹们，包括女孩子，开始哭泣，场面感人。

凯赛琳讲完话之后，卜维廉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，向会众宣布，该主日晚上聚会，讲员将是凯赛琳。那

晚，凯赛琳讲道的题目是：“要被圣灵充满”。那一晚毕士大教堂挤满了人，水泄不通。这是凯赛琳首次的讲道。在这之后，凯赛琳应邀到各地去讲道。她所讲的，都根据圣经，接受圣灵的引导，去供应生命。

凯赛琳的讲道，引起了新循道会许多领袖的争议，触怒了许多人，也就直接地影响到卜维廉在新循道会的地位，使事情更加恶化的是，在凯赛琳公开讲道后一个月，卜维廉因喉痛而病倒了，这样一来凯赛琳的继续讲道，变成无从推卸了。到后来，卜维廉的病情严重，被送到医院治疗，凯赛琳更是被迫代行所有的牧师的工作了，包括行政工作和主持所有的聚会了。